

◎李建树

“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文化行动。作为这个行动主要发起者的有关部委，正组织成千上万名文化学者和摄影家于今年6月开始，计划在未来的数年里通过全国规模的田野调查，为我国传统村落建立档案。

我国的传统村落，是由“聚族而居”这一基本族群聚居模式发展而来的稳定的社会单元。

这个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态多样，文化成分多元，多姿多彩，文化灿烂丰富。我国传统村落之多样，世所罕见。它们不仅形态风貌景象各异，游艺、手艺及传习的仪规也自成一格。然而长久以来，我们对传统村落这种根性的文化价值认知有限，从而使大量珍贵的传统村落失去在时代转型中不断流失。但它们是中华民族不能丢失、失不再来的根性遗产，是蕴藏着我们民族基因与凝聚力的“家园”。因此进行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的行动就显得迫切而又必要。近期财政部投入10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的保护与立档。

由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对传统村落价值的无知和缺乏法律化的保护制约，过度的旅游开发，以及村落自身的空巢化，以致大量的传统村落仍在瓦解消失。当然在这期间，由于很多有识之士的坚持，有如我们宁海前童村那样的传统村落还是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让这一座具有儒家文化古韵的历史文化名村活得古老又年轻。还有鄞州区的走马塘村，有江山之胜，有水陆之饶，村中明清古建筑众多，文化底蕴深厚，有“中国进士第一村”之美名，像前童村一样，这个古村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从而成了宁波的一张名片。

城镇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为保护传统村落，搞城镇化就应该按规划严格控制边界。不能搞“摊大饼式”的乱拆乱建，拆建时更得注意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让城镇化之后的乡村仍然能“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乡愁”这一种美好的情怀，它是根生在人们心头的，人们只要一望见山，一看见水和田野，就马上会萌生起对故乡的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所以做好传统村落的保护，的确是一件“留住乡愁”之举。

眷恋故土，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因此也必然成为文人墨客笔下表现的永恒主题。唐朝李白以个人经历感怀写下了唐诗名篇《静夜思》。此后不知又有多少文人骚客写下了寄寓着这种乡愁情感的优美诗作。如杜甫的《月夜忆舍弟》，其名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经常在中秋晚会节目里被主持人引用。

李白《静夜思》中所传达的游子在静夜所生的那一种乡愁情怀，虽是一千多年之前的事，但它却与当今长久出门在外打工的现代人对故乡和家人日夜思念的那种人所共有的乡愁情怀并无二致。

现当代诗人中，世所公认的乡愁诗的传世佳作首推余光中的那一首《乡愁》。余光中长年旅居海外，一腔乡愁浓缩成了这样的诗句：“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啊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这首诗很集中地体现了诗歌的意境美及诗人内心的思国爱乡情怀。诗人用“邮票”表达了对母亲的思念，以“坟墓”表达了对母亲的怀念，这是浓烈的亲情；以“船票”表达对新婚妻子的想念，这是热烈的爱情；用“海峡”表达了对祖国的眷恋，这是深情的爱国之情。这几组意象构成了这首诗的丰富内涵，使《乡愁》有了更明确的寄托。将乡愁这种抽象的情感化成了具体可感的事物，可触可感地传达出了一位游子强烈的爱国思乡之情。在作品的最后一节，诗人将诗意作了提升，很自然地表达了诗人期盼海峡两岸早日统一的美好心愿，从而让这一首乡愁诗成了一首经典的传世佳作而收入中学语文教材，代代相传。

我的郎家坪

闲居吟

◎沈东海

看书累了，就出去转转，郎家坪水库正是这么一个好地方。

骑一辆单车，独自行在已渐荒芜的乡间小径上，仿佛成了这天地之间的王。车轮碾在那散落一地的羊粪上，也是幸福的。路上的野草正偷偷瞅着我，不知道是羡慕我的自由呢，还是嫉妒？沿山而过的小溪欢快地流淌着，追逐着山间的鸟鸣，一同消失在了路的远方。有一对银发的背包客，手挽着手，正毫无目的地前行着。看着他们，我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后自己的背影。不知道我的突然出现，是否能够带给他们一段青春的幻影？

那一池清澈的湖水已经展现在我面前了，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地抖动着，像一个顽皮的孩子被人挠了一下，有点怕痒。远远近近的山都倒映在这湖面上，一时说不出好，也说不出不好，反正自个儿喜欢。这正如男人所钟情的女子，爱上的往往只是在一起的感觉，而不会只停留在一个具体的细节上。湖畔上那三三两两的垂钓者，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如同一尊尊雕像，又像是在和湖面作一次深情的对话。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收获是次要的，愉悦的心情写在他们的脸上。那湖畔的青草地上，野餐者正谈笑风生地咀嚼着这一湖山水好风光。“秀色可餐”用在这儿多好啊！我相信今天每一双来到这里的眼睛都

小院子里的无花果

绿生活

◎许金达

老张是我的老同学，十多年前，他买了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套间，底楼，有一个不大的院子。一向闲不住的他就在里面种植了许多花花草草。那年春天，我去拜访他的时候，老张正好把一段没有根的无花果树枝在地上栽种。当我问他无花果没有根如何成活的时候，老张信心十足地对我说：“无花果的生命力很强，只要每天别忘了给它浇水，它就能成活。”

种树是件功德无量的事。人为一棵生命安了家，树的生长也就延伸了人的行为，可以说它是人的生命的另一种体现。后来老张在电话里告诉我，那棵树长得很好。我听了十分高兴。

光阴荏苒，十几年过去了。今年夏天，在老张热情邀请下，我再次去他家玩。还没走到他家门口，远远就可以看见院子里一片葳蕤，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棵无花果，如今已长得有碗口粗，枝繁叶茂，亭亭如盖，还有几根树枝已经穿过铁栅栏，伸到了院子外。密密匝匝的手掌形的树叶下，缀满了累累的果实。看着那满树未熟的“绿宝石”，想到他每个夏天都能品尝到这纯天然绿色食品，我心里不禁暗暗羡慕。

老张说，成熟的无花果是深紫色的，跟桑葚的颜色差不多。但我的目光在树上仔细搜索很久，没有发现成熟的无花果，也没有看到他用成熟的无花果来招待我，这使我暗暗疑惑，于是开口询问。老张笑了笑，邀请我在临院子的窗前坐下，神秘地对我说：“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吃无花果了。”于是，我半信半疑地坐在窗前，边喝茶聊天，边观察着窗外的那棵树。

是大饱口福的。可惜我不是诗人，不然定要作几首好诗，来抒发一下此时的情感。

在坝上停了车，下去走走吧。初秋午后的阳光是再好不过的了，像儿时慈母的手，触摸着自己的每一寸肌肤，让人感觉放松、温暖。那林子里一阵阵的鸟鸣，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雨，容不得你选择，顿时都倾泻在了耳旁。走进去抬头张望，却又找不到它。新奇的是这里的虫鸣，不怕人，依旧在那里歌唱着。

就这么傻傻地伫立着，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假如说眼睛陶醉于此，那肺就只能说是享受了。山林之中的空气，是带有大自然的味道在里面的。此时想张开怀抱，拥抱自己的好心情。

就这么漫无目的地行走着，步子也不由得开始轻快起来了，都忘了今天自己到底是什么来这干什么。平日里像一条压紧的弹簧，遇到这有山有水的好地方，一时都松懈了。顿时感觉身子骨高了一丈，天地仿佛都宽广了。一个人独自安静下来的时候，家乡的山水是可以和自己谈心的，与别的地方相比，风景虽美，却差得多了。

就这么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在落日的余晖中，青山已经披上了一件晚霞的衣裳。时间不早，还是就近选一条山路上去吧。路上的野草何必拉拉扯扯，我是这一湖山水孕育出来的子民，不是匆匆过客，我可以随时再来。我为此欢喜。

窗外忽然传来几声鸟鸣，那声音嘹亮而圆润，一会儿是独鸣，一会儿是合唱，简直就是一曲和谐的交响乐。我抬头一看，是几只我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它们时起时落，脚上像是安装着弹簧，显得十分轻灵。其中的一只鸟高踞枝头，左顾右盼，找到一颗中意的无花果，便边叫边啄，顷刻间那颗无花果就没了。不一会儿，那几只鸟就心满意足地飞走了。不一会儿，我又听见树上有响声，抬头一看，是两只喜鹊，好像是两口子。一个在这边挑，一个在那边啄，配合得甚是默契。不一会儿，两个果子相继被它俩消灭。不同的是，它们吃饱后还在无花果树上停留片刻。

我恍然大悟，就问他：“你为什么不想办法，赶走那些来吃无花果的鸟呢？”

老张说：“我从小喜欢鸟。小时候常常和几个伙伴一起去掏麻雀窝，抓一些还没有睁开眼睛的小麻雀来养，那些小麻雀大多数都被我养死了。直到今天，我还在深深地后悔。现在看到那些停留在无花果上的鸟，就会想起我童年的事。正是有了这棵无花果树，才会有这么多的鸟在我家门前逗留。而我也就可以不出家门，静静地观赏它们。每当小鸟飞来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会有一种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愉悦。鸟啄食无花果，仅仅为了果腹而已，我赶走它们，那些鸟又要为觅食犯愁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现在让小鸟吃无花果，就算是对我童年时代无知的一种赎罪吧！”

我静静地看着他，被他的怜悯之心深深地感动。我想，慈悲其实是对于生命的一种理解，悲天悯人的情怀往往都是从微小的细节上体现出来的。在老张的心里，人、树、鸟之间诠释着不可言传的快乐，也是一种诗意的栖居吧。